

參 與 安 葬

慈 航 長 老

田 倩 君

前讀覺刊連載「閻院長與慈航法師」一文，為兩氏往來函札，這二老是多麼不平凡的兩個人！一位是當年握兵符，威攝重鎮而叱咤風雲的大將軍，且為主中樞至計賢明的閣揆。一位是弘法東南亞，而負荷衆生疾苦的在世菩薩，為一代高僧。閻公精通儒學，慈老熟諳佛理，本來儒佛之救世精神，是不相違背的，不過其持說不同而已。比如儒家所謂「仁」，即佛家所說的「慈悲」，儒家所說「誠」，佛家則謂「真」，儒家的五常之理——仁，義，禮，智，信。即是佛家的五種戒規——不殺，不盜，不邪淫，不飲酒，不妄語。唯佛道只限於斯道，治斯世而已，但佛道則不僅救世拔苦，更要度脫衆生超出三界輪迴。這兩位大老談真說道，研討宇宙的真理，閻公則欲窮萬象其最初一因，其宇宙觀但存一個「真」。慈老則以善巧方便之法，破其執着之念。備學哲學，科學，生物學，生理學，唯心論等各家學說，證明最初一因不可得，終歸於無明緣起，無始無終，如環無端，週而復始。

在這篇文字裡，即可見出慈老不僅深諳內典，且在一般學問上也管下過相當功夫的，所以為文下筆神爽，引喻得宜，讀此文我頗受感動，因為我即是個執着宇宙本源的人，為了探求不出究竟，害得我苦思冥想，精神苦痛萬分。決意就教慈老，把疑點叨教個明白。及至探得其駐錫處——汐止秀峯山彌勒內院，但是老人已進入法華關中，三年始可圓滿。說是在窗口可以參見。我不願意擾亂老人靜修的時間。此時還是不去為好，三年後再見不遲。說起來三年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，其實還不是轉眼即至，慈子說：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」三年在無限止的時

間中，豈不是僅一剎那？那曉得老人將壽屆花甲，即在關中示寂呢！何其福薄，竟無一面之緣！懊悔沒有早去參見法顏，看來世事都有定數，不是強求的！追悼會我沒去，安葬亦不打算參與，我怕看見一抔黃土，滿樹愁雲。

六月二十七行安葬禮，幾處來約，都被我拒絕。是日已近十時，忽然心內一陣煩亂，我要去非去不可！急急匆乘車去約幾位同道，她們早已去了，我不知道，不得已又趕至七善寺請程先生作嚮導，也顧不得人家是個忙人，正在監工修建西配房。他放下一切事，陪我直去汐止。當到達秀峯山前，已屆十一時，許多人祭罷紛紛下山回去了。說山上人太多，直然無處容身。我懷着一顆沉重的心，無意瀏覽山景，不顧路崎嶇，默默的低着頭直向前奔，若像穿過一層寺院，大概是靜修院，旁門出去，便轉上登山石級，山道陡峭，行人擁擠，我並不感覺疲勞，彷彿足下生雲，輕飄飄落在彌勒內院裡。但見棚簾蔽日，素帷低垂，鮮花飛香，篆煙繞人！此時將要起靈，信衆雲集海內外到有數千餘人，人雖多却十分安靜，沒有半點兒聲吵雜音，每人捧一柱香，低聲齊誦觀音聖號，我捧過香，向遺像前行過禮，即隨大隊往後山安葬處進發。一對對幢幡寶蓋，笙管細樂，哀音感人！法師們均身披袈裟，口誦經文，於曠陽下緩步上登。法駕穩穩前進，為兩隻大缸相合，老人則坐在其中矣。

何以臨喪不哀？我確實沒有半點兒酸心，我認為老人駕返知是死去，却比人間更安樂呢！此時唯感覺肅穆莊嚴而已，瑞煙嫋嫋，渾和白雲，我想像老人即在這雲煙裡，凌風而去，往赴兜率會上。我的神識亦隨着悠揚的樂音，飄上無際靈空了！所以我不覺得熱，也不累，當送葬人擁擠不能前進時，聽得有人呼喚，回頭看，原是李辰多和謝冰瑩兩位先生及程念女士，都在招手說：人太多，再上危險，快下來吧。謝先生即過來扶我，我看她兩眼哭得紅紅的，謝先生是個菩薩心腸的人，遇事都是十分熱誠，她原是新皈依慈老的人，我走下高坡，躲到樹蔭乘涼，聽得樹後有哭聲，轉過身去瞧瞧，見許多人藏在樹後啜泣，老法師的遺囑，本不讓哭，只教念觀音聖號

。因為他發願即回塵世，作繼續度化衆生的事業，這些時常聆法座前的弟子們，實在抑止不住這永別的悲哀，所以都在那裡低聲哭泣！謝先生又在拭淚了，觸景感懷，一陣辛酸，我幾乎哭出聲來，直至午齋，心內依然似有所堵，不能進餐。

慈老他是一介窮苦山僧，除一鉢一衲以及他所著的菩提心影之外，別無長物。他的遺囑上開首便說：「慈航身無半文。」他沒有財和勢，沒有任何可以眩惑人的，但遠近來哭他的人達數千。看那崎嶇的山道上，擁擠的行人中，有的是大人先生，名流學者。龍鐘老人，撐着拐杖，攀着岩石，張口氣喘，拭一拭昏花的老眼，擔心的尋問來人：「我起來葬不會遲了吧？」婦女們攜着孩子，揮汗如雨，聲音顫動着說：「我們不能再休息，不然趕不上送葬呢。」這一片至誠，是自發的，沒有半點兒勉強和虛偽！這就是老人一生的苦行，其偉大人格，慈悲精神，感動了衆人！巨人撒手去了！這不僅是佛教遭受厄運，可說是衆生喪失了導師。

下午兩點後，人漸稀少了，我重奔至安葬處，憑弔一番，是我一人來高，黃色水泥砌成的圓型拱頂塔，又像是墳墓，此時墓門還未封閉，我繞行一週，拜罷起來，却依依不忍離去，我伏在墓前低聲告辭：「您老靜靜的安息吧！這是一塊清幽靈地。您看前面群峯插天，俯瞰河川清澗；朝日晚霞，繞您旋轉；身旁竹樹陰翳，百鳥爭鳴，牠們是有心慰您孤寂，夜來繁星閃閃，朗月照臨，這境界是多末詩意！至於風雨晨昏，自有您的弟子們前來照顧的。我去了，我要下山去了！熱淚模糊了視線，不能辨識南北東西。但見風捲塵沙，野草低迷，益發增人無眼慘悽！我遲遲的往前走，屢屢向後顧，山鶯的哀鳴，和着我的哭聲，譜成一曲天然哀婉的歌音。

歸來數日，腦海中時時呈現着一位童顏長老的影子，數年來的景仰，今又躬逢大典，這一片欽敬之忱，無從傾吐，援筆為記，聊當香燭時燄之奠吧！